

辯証法的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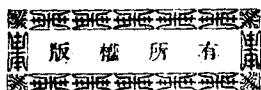
物哲學

1931

辯證法的唯物哲學

1931, 6, 1, 付排

1931, 6, 15, 出版



著 者 D E B O R I N

譯 者 劉 西 屏

出版者 上海青陽書店

上海北京路新慶餘451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辯證法的唯物哲學

德波林 原著

志賀義雄 譯

劉西屏 重譯

譯者序言

本書是德波林 (A. Deborin) 重要著作之一。
原名是『Lenin Kampfende Matuealist』。應當譯為
『戰鬥的唯物論者的Lenin』，經日本志賀義雄譯為
今名。我覺得此書討論的都是關於哲學上的問題，
用志賀義雄先生的譯名還覺得適當些，所以就
襲用今名。

講到這本譯稿，中間倒有些曲折的歷史。原

來我這本譯稿，還是遠在三年前譯成的。當時我爲求譯本正確起見，轉託一位懂德文的朋友去校正，可是，不幸得很，這位朋友恰恰有事遠行，不但會替我校正，反而行色匆匆地，把這本幼稚的譯稿帶到北地去旅行了！同時我自己亦因輾轉在生活的戰壕中，不會有片刻的休息，雖然曾經多次打聽這位朋友的消息，可惜總是杳然無聞，後來總算『人緣未絕』，那位朋友居然把這譯稿寄回上海。豈知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這時却又正飄流在外呢！

如此遷延轉折，直到我最近拖着病體回到上海，才得和這本閉置了三年之久的譯稿重新見面，但是『貧』『病』交迫的我，做工因沒有氣力，教書又沒有這許多精神，因此這一綫生命之火，無時不在風雨飄搖中掙扎着，不得已才千辛萬苦把這篇舊稿整理出來，爲的是換錢吃飯！

本書雖然遲延了出版的時期，但却不會減少

牠出版的價值。恰恰相反，在現在中國社會條件之下，我敢說對於本書的需要是日高一日的，至於爲什麼有需要，那是每個讀者讀過之後都很容易明白的，這裡恕我不詳細說明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 劉西屏記

辯證法的唯物哲學

目 錄

譯者序言

- 一 緒論
- 二 伊立奇底世界觀及其方法之一般基礎
- 三 伊立奇對於『真理』的見解
- 四 辯證法的唯物論
- 五 物質的定義
- 六 自然與意識
- 七 空間與時間
- 八 因果性，合法則性及必然性
- 九 認識論底根本問題的分析——思維與存在
- 十 物理學領域上兩個主流與唯物論及哲學上鬥爭的意義

一

緒 論

伊立奇之死，我們所失掉的，不僅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最卓越的政治家，勞動階級之天才的指導者，而且是一個最特出的革命的思想家——戰鬥的唯物論者。

馬克思說：『哲學家僅僅解釋了世界，說它是這樣的，或那樣的，却不知道緊要的，乃在改造世界』。

古型的哲學家雖曾闡明世界，發現宇宙體系，但是，他們只能以懷疑的眼光從遠處觀察生活與實現的狂流，要是此種實現不巧合他們所發現的體系時，那他們便否認此種實現了。——這種古型的思想家，是過去世界的人物，他們對於世界之說明，雖常有基本的發現，但究未曾有鍛鍊成如鋼鐵般不可割裂的統一之思想和意志。

勞動階級之偉大的解放運動，產生出新式之革命的思想家。他的任務不僅在乎認識世界，而是要進而改造世界。此種革命思想家認定：思想與意志既是統一的，因此也就構成一個統一的辯證法，伊立奇便是此種革命思想家之明顯代表。在此意義上說，伊立奇實完全反映出勞動階級的本質，他實是勞動階級之思想家和指導者。他貢獻其全部的偉大的意志和明晰的思想於勞動階級之解放事業中，這在國際社會主義史上，可說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夠和伊立奇匹敵了。

伊立奇決不單是革命的實際家和經驗家。他從馬克思主義之一般理論的見地，深刻的研究了勞動運動之各個時期。馬克思主義乃是世界變革的理論和槓杆，伊立奇即使用此種理論和槓杆，以努力於變革世界的工作。因為一個簡單的實際家和經驗家，只能機械或者偶然的行動，決不會看見現象的全體及其內在的聯絡和法則性；反之，若在馬克思和伊立奇那樣的革命思想家，就決不以偶然的事實和現實的表面為滿足，必欲進而依其自己的活動，探究各種現象之本質及法則。社會之機能及其發展之法則，即是其內在的發條和槓杆的實質。現實是存在於隨其內在的法則而運行的不斷的變化和發展的狀態之中。此種法則之於人類要是秘密的（就是還未曾被人類瞭解的意思——譯者註），那末，他就會被黑暗所包圍而成為盲目的陷於謬誤之中。但是當人們認識了此種法則時，那就好像明眼看見一樣。人們一經瞭解社會進

化之盲目的必然性時，他便成了自由人了。馬克思的理論即是明示此種法則之學說。馬克思已經指明社會經濟發展之概念。『馬克思的理論以生活資料的取得方法爲人類共同生活的基礎的出發點，并根據此出發點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在一定的生活資料的取得方法影響之下而形成。在此種關係（用馬克思自己的術語來說便是『生產關係』）的體系中便指明了這一社會的基礎，再用政治，法律的形式和社會思想的各種派別籠罩起這一社會。根據馬克思的理論，每個此種生產關係之體系，都各有它自己特別的社會結構，此種社會結構有他的發生，機能及其向比較高級之形態的推移，轉變到另一個社會結構之特殊法則』（見伊立奇所著『十二年』p57）。

關於闡明社會範疇之理論，誠如伊立奇所說，即是在發現社會之發生和機能及其向比較高級之形態的推移，轉變到另一個社會結構之特殊法則。

沒有理論——當然是指的正確的客觀的真確的理論——就是沒有有計劃的，自覺的，歷史的和社會的行動。所以這個理論便是在歷史進程上自覺的行為之必須的前提。不過，僅僅發現上述的法則，縱合此種發現已經很大，然仍是不够的。必須還要依着這已經明顯的法則，指示出變革的方法和實現由此一種社會結構到另一種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轉變。實際上有持着很好的理論而對於現實則僅取『哲學的考察』底態度的人，然而因為變革現實，就須變理論的本身為現實的積極的創造力——要之，理論必須成為實踐。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的理論或哲學的宇宙觀完全不同，即是促進實踐成為理論，同時又促進理論成為實踐的哲學世界觀，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承認理論與實際是分離的。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的統一所要求的是：理論應該是實踐的，而且實踐要由理論來說明，而自己變為理論。伊立奇說：『馬克思絕對沒有一點烏托邦

思想的痕跡，他絲毫沒有要發明或幻想一個「新的社會」。他絕對不是這樣的。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的形式過渡到後者的形式，作為一個科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研究。他利用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實際經驗，而竭力設法去從這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他從巴黎公社中「學得經驗，正如同所有過去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們，毫不恐懼地去學習許多被壓迫階級廣大的革命運動的經驗一樣的。任何時候也不會將玄妙的「道德觀念」去牽連到這些經驗中去」（見伊立奇全集 第十四卷『國家與革命』P 335），此種伊立奇論馬克思的話完全可以引用於他自己。甚而，使用於他自己的程度更高。因為伊立奇與馬克思的區別即在於他能夠將自己的理論運用到處於特別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下的一個極大的國家中去。還需要說明的，伊立奇當然也有可能發生錯誤，關於這他自己也曾不只一次承認過，但是此種錯誤是例外的。伊

立奇雖然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却不曾拘泥於硬化的教育。馬克思主義指明，理論的本身絲毫沒有所謂『獨具的價值』或『獨立的意義』等絕對真理的意味，而含有他本身的解說和標準。馬克思主義含有優美的精神，具有完備的方法，他並不擯斥理論，並不尊重拜物教。伊立奇對於馬克思主義有深刻的領會，他確信抽象性即非現實性與無生命性。伊立奇也與馬克思同樣的從『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的經驗』中去學習，且從這些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使之變為理論。理論首先應該經過實踐的證明。『實際的人，應該從實踐中去證明他自己思惟的真實』。理論並不是獨立的神聖，他首先是隸屬於實際。受過實踐證明的理論，才是客觀的真理。馬克思曾說過：我們不可被拘束於存在於腦海中的客體，而必須把捉住客觀的事實。所以實際性是要在具體的人類行為之形式中，在實際的形式中去探討。此種理論便得出一

種比以前的思想家完全不同的性質。

誰能對於實際動力有更好的瞭解，誰就能看得更遠；誰能看清現實的途徑，誰就能預察到將來。然而，馬克思主義所要求的是在解放運動之理論的實質中，並不要對於現實之無感覺的旁觀態度，而是要求現實的變革與已經成熟的客觀的可能性相一致。伊立奇是一個融合革命的思想家與新生活之創造者的偉大人物，革命的思想家是一種特殊的派別，人類中之此種新的派別，係由無產階級歷史的運動所湧現出來的。他們之所以成其偉大，乃在於他們以世界變革，生活改造當作自己直接目的。因而馬克思主義不僅是理論，而且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之實際。不僅是現實之解說，而且是實際之變革。當我們說到伊立奇，說到生活之改造家時，一刻也不要忘記那種能够發生該種行動的客觀條件。伊立奇實是天才的理論家和馬克思的繼承者。當然，無疑義的，伊立奇的偉

大力量，除了他自己的天才之外，是在於將馬克思主義很正確的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伊立奇的力量即在馬克思主義之中，列寧主義即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是偉大的天才的理論家，而且是偉大的哲人，他能够觀察到百年以後，這樣的思想家，資產階級是不會產生的，而且在過去任何時候都不曾有過的。固然不錯，資產階級亦會產生過多少的天才的哲人，他們亦會建立過哲學的體系及給科學以許多貢獻，但是在他們的體系上已經醞藏着『學院派』的氣味。雖然這些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的研究進程，也會突進至無限遠的天體與深入原子之中，但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歷史的科學的貢獻，終究比較要少得多，在這方面，他們祇不過是一些粗雜的經驗家，因為歷史總是反對他們的。他們也必然是阻礙和限制歷史發展之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就不然，他們能够集中全部精力於人類社會